



人文历史

“客家”从何而来,它或许有答案

“客家”从何而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唐水车窑青釉双系壶,它是客家文明与中原文明紧密相连的铁证。

唐水车窑青釉双系壶现藏于中国客家博物馆。中国客家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全面展示客家民系文化渊源与发展的综合性博物馆,这里已经成为展示客家文化的一张名片。

何谓客家人“客”从何处来

唐水车窑青釉双系壶,釉色青翠娇嫩,釉质温润似玉,有种晶莹剔透的光感。

它的存在说明了,早在唐代,制瓷工艺已传入粤北。这是客家文明与中原文明紧密相连的铁证,“客家”不是民族概念,也非地域范畴,是有独特方言、文化的一个汉族民系,属于中原汉族的分支。历史上由于朝代变更或战乱

持续,不少人从中原地区向南进行了数次大型迁徙,聚集在闽、粤、赣连接地区。

因迁移史一直是作客他乡的历史,他们逐渐有了“客家人”的名字。因为定居在三省连接地区,迁移至此的汉民与当地畲族、瑶族等土著居民结合,孕育出了既继承中原汉文化特点,又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

“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水车窑瓷器,有杯、碟、碗、罐等各种形态。可以说,在唐代,客家先民制瓷就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

水车窑瓷器不仅用于唐代百姓日常生活,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路外销至东南亚各国和西非地区。20世纪90年代末印尼打捞的唐代沉船“黑石号”上,就出水了100多件水车窑青瓷。

和水车窑瓷器的脚步一样,客家人也从未停止向外探索。古



唐水车窑青釉双系壶

代历史上客家人经历过5次大迁徙,南宋末年以来,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搬迁的同时,又陆续通过海路和陆路向海外迁徙,将他



水车窑瓷器

乡变为故乡。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布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也有这样的说法,“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生活观念,讲究人情、念祖重亲的处世理念,也传到世界各地。

“𠵿厝(ng ái)系客家人”

广东梅州被称为“世界客都”,是明清以来客家人衍播四海的主要出发地。所以现在的客家话也以

梅州话为标准音。“𠵿厝系客家人”(客家话:我是客家人)是他们共同的语言,客家的方言发音Hakka更

是以每个客家人为传播载体传遍世界各地,现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英文单词。(来源:央视新闻)



历史记忆与大众审美： 福建通俗文学的源流与脉络

中国文学以诗文为雅文学之正宗,诗文之外以叙事为主的文体,比如小说、戏曲、说唱等,从知识体系和文学技巧上来说相对通俗而普及,比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现代往往统称为通俗文学,事实上通俗文学也包括从诗歌发展而来的歌谣。

起源

通俗文学这个术语,借鉴了西方popular literature的概念,《不列颠百科全书》译为“大众文学”,包含多种含义,可以是为大家众的文学,也可以是博得广大人民喜爱的文学,或出自民间的文学,所指文体类型广泛,在西方文学中包括谣曲、诗歌、寓言、讽刺小品、劝善画册、连环漫画,各种写实的和形象生动的故事,包括浪漫故事或忏悔录,各类小说和沿街兜售的诗文小册子,还包括各种类型的戏剧文学等。

东西方文学与文化有其共通性,但中国通俗文学当然有自己的历史和基于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不同的文体类型,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说唱等文体发展历史悠久、形式多样,以小说、戏曲、说唱等为主要文体的通俗文学确实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主线。

发展

战国俳优开其先河,魏晋至隋唐时期说话、水饰、参军戏等活

动逐步发展,至唐代中期已形成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叙事性通俗文学,民间说话、市人小说,寺院俗讲、变文讲唱,与文人创作的唐传奇一起,形成了创作群体、传播方式与诗文雅文学相关而又相异的通俗文学潮流。其中唐传奇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颇为雅文学群体所重,唐传奇的表现技巧和文体形式形成了通俗文学的典范,对后世小说、戏曲、说唱影响深远。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发展,市民阶层扩大,适应市民休闲娱乐的勾栏瓦舍蓬勃发展,作为勾栏艺术的说话、说唱、戏曲大为繁盛。宋代发展迅速的雕版印刷已为通俗文学从口传到案头阅读准备了物质基础,至于元代,由于政治环境变化,科举取士制度长期中断,读书士子不得已进入以文谋生的文学商品化市场,书会才人促进了勾栏艺术的发展,文人服务于书坊则促进了通俗文学从勾栏艺术向案头文学的转化。

从明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转型,文学朝世俗化、趣味化、个性化方向快速发展,空前繁荣的出版业更进一步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兴盛,小说戏曲说唱文学大量出版,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其兴盛之势足以跟诗文雅文学分庭抗礼。

地域特点

福建地区早期的叙事文学记载不多,六朝时期“李寄斩蛇”和“白水素女”是见诸文献较早的闽

地传说。唐代末年黄璞《闽川名士传》乃闽地第一部人物志,但注重生平轶事,叙事颇为婉转,其中篇目如“欧阳詹”颇有唐传奇风致。由于福建文教发达,读书士子人数众多,表现士人雅趣的文言小说一脉,自宋代至晚清代有其人。

而福建通俗文学又有唐代以来傀儡戏和民间百戏一源之流脉。至于宋代,尤其南渡偏安之后,与政治中心临安相距不远的福建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被称为“东南全盛之邦”。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文献记载,如闽南漳州地区“俗好演剧”,兴化“优戏”演出更盛,刘克庄有诗曰“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大半人多在戏场”。

由于闽北建阳自宋代以来即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宋元时期的通俗小说刊刻促进了说话艺术从书场到案头的转化,建阳从元代通俗小说刊刻中心发展为明代小说戏曲编刊中心,涌现了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等一批书坊文人,编撰了大量通俗小说。

清代,更多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其中不乏文化修养较高、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著名文人,现存清代福建通俗小说二十余部,著名者如永福金丰与仁和钱彩合作《说岳全传》,闽南江日升著《台湾外记》,侯官魏秀仁著《花月痕》,福州里人何求著《闽都别记》,海澄邱菽园未完稿《两岁星》等。闽县林獬则为近代著名报人,在白话报刊连载《菲律宾民党起

义记》《玫瑰花》《美利坚自立记》等小说。

元明以来不少福建文人参与戏曲创作,现存明代最早的传奇刊本《荔镜记》出自建阳书坊,编剧为泉州人。明清文人戏曲现存林章《青虬记》《观灯记》,苏元俊《吕真人黄粱梦境记》,陈轼《续牡丹亭传奇》,陈梦雷《元正嘉庆》《八仙庆寿》,陈烺《紫霞巾传奇》《花月痕传奇》,林纾《合浦珠传奇》《天妃庙传奇》《蜀鹃啼传奇》,陈天尺《孟谐传奇》《病玉缘传奇》等。

福建的地方戏更是声名远播,以其历史积淀深厚、地域特色浓郁,且剧种品类、传统剧目、现存文献丰富,因而素为艺林学界所重。明代莆田、泉州等地戏曲艺术已经非常发达,莆仙戏、梨园戏、竹马戏逐渐走向定型,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声腔特点。随着外来声腔的传入,明末由弋阳腔衍变而来的四平戏一度风靡八闽。至于清代,福建戏曲更为繁荣兴盛,出现了闽剧、高甲戏、歌仔戏、打城戏、小腔戏、平讲戏、汉剧等新兴剧种。福建地方戏不断传承创新,至今葆有强大而鲜活的生命力。

福建说唱艺术深远的历史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地方曲艺,曲艺跟音乐关系密切,叙事形式别具特色。福州评话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奉柳敬亭为祖师爷,但独特的表演形式不同于扬州评话和各地说书,其说表吟诵和铙钹运用的方式更明显表现为对唐宋唱经和俗讲、宋元说话与说唱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歌仔册是用闽南语说唱故事歌谣的册子,也起于明末清初,盛行于清代中叶之后,流传于闽南、台湾、东南亚一带。畲

族歌言形式近于古体诗,经历了宋元明清长期的发展积淀,至清末民初较为成熟,现存福建地区的畲族小说歌基本为20世纪晚近文献。

意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众文学已成为海内外研究的显学,小说戏曲与说唱文学在古代文学学科研究中的地位早已得到确认。通俗文学不仅在文学体裁上有其不同于雅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意义,而且跟经史著作所展现的军国大事、政治伦理不同,跟雅文学所蕴含的精英文化不同,通俗文学展现的社会史、文化史,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现代思想认识的深度与广度。

一滴水反映大千世界,通俗文学经常通过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折射宏大历史鲜活生动的场域和景观,而福建通俗文学因其明显的地域特征更具独特的文学文化价值。因为地处海滨,高山阻隔,福建在历次战乱中作为和平绿地接受了中原、江南地区文化精华,延续了中华民族尊儒重教、耕读传家之传统,即使是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也表现出知识性、义理性特点。以历史叙事为主的福建通俗文学表现了福建文化的移民性特征,体现了迁居福建的北方氏族之社会连续和文化记忆,宋代以后福建作为重要的经贸口岸又且为道南理窟、海滨邹鲁,海洋文化与山林文化交融碰撞而迸发的奇光异彩亦表现于通俗文学之中。同时,本土原住民被迫迁移山居,也产生了具有咏史诗性质的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

(涂秀虹 来源:东南网)